

企业办学需跳出“企业视界”

强言弱事

●企业办学的价值不止于“为自己招人”，更在于提升全行业的人才供给水平。



□李 强

近期,格力技工学校正式启动招生、董明珠担任校长的消息,引发教育与企业界广泛关注。学校以“入校即入企、毕业即上岗”为培养模式,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需求,由企业深度参与办学,把岗位标准融入日常教学,为制造业定向输送实用型技能人才。

在国家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叠加企业自身对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企业办学的热度进一步升高。从徐工集团举办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到吉利集团的吉利学院,再到如今的格力技工学校,企业办学正加速走向“群体实践”。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企业最懂岗位需求,最清楚技术迭代方向,由企业自主参与办学,能有效缩短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缓解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难题。

然而,越是在热情高涨之时,越需要冷静审视一个关键问题:企业办学,究竟是“办企业的学校”,还是“办社会的教育”?如果仅站在企业自身立场,把学校当作内部人才储备库,把学生视为准员工,就容易陷入“企业视界”的局限之中。

关注部分企业所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内容主打一个“自己学校培养自己人”,承诺“优先进自家企业”。结合当下就业形势来看,这份“兜底”确实有一定吸引力。但也要看到,当“入学即入职”成为一种刚性绑定,学生的职业选择权实际上在入学之初就被提前锁定。而入学的多为初高中生,他们对自身兴趣和行业趋势的认知尚不成熟,过早地将其人生道路与单一企业深度绑定,未必是他们长期职业发展的最优选择。

事实上,即便企业倾力“留存”,不少企业办校的毕业生,实际

就业流向远比预想中开放。以吉利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为例,2024届、2025届两届毕业生超八成流向行业内其他企业和机构;从全校相关数据来看,近3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达96.75%,毕业生初次就业去向落实率连续3年平均超94%,就业方向愈发多元。这表明,企业办学培养的人才天然具备行业流动性,“自产自销”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企业办学的价值不止于“为自己招人”,更在于提升全行业的人才供给水平。

因此,企业办学需跳出“企业视界”。其一,在培养定位上秉持“为行业育才”的核心导向。企业离岗位足够近,每天需直面生产和技术变化,清楚什么岗位缺人,也清楚一名学生真正进入生产线后还缺哪些关键能力,这是企业办学的优势所在。但课程体系不能只对标本企业的生产线,更要对接国家职业标准和行业通用规范,让学生掌握可迁移的核心技能,而非仅适用于一家企业的“专属操作”,真正做到专业跟着产业走,把“坐标系”锚定在国家战略上。

其二,在人才流向上秉持“开放大循环”。对单个企业而言,实现“毕业即就业”凸显其在人才储备上的效率优势。对教育而言,学生毕业后能够持续学习、转岗、进入其他企业、适配产业变化,同样重要。企业不应将学生视作“私有财产”,而要尊重其职业选择权,只有当企业办学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全行业自由流动,其社会价值才会真正放大。

值得厘清的是,跳出“企业视界”,不是淡化企业的主体地位,更不是否定企业办学的积极性,而是让企业办学在更高站位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企业办学逐步走向“为行业育才”“为社会育人”,其办学格局、行业影响力和长期回报必将得到显著提升。

“中本贯通”走热，消解职教刻板印象

飞说教育

●越来越多中考高考考生主动弃普高选“中本贯通”，足见职教发展潜力远超大众传统认知。



□夏熊飞

近日媒体报道,上海一名中考成绩接近700分的考生,主动放弃重点普高的就读机会,转而填报“中本贯通”项目,入读上海港湾学校,后续将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这份高分“反向选择”的操作,一经曝光便在网络引发热议。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内升学焦虑的传导节点持续下沉:过去家长的核心焦虑集中在高考阶段,如今这份焦虑已经直接前置到中考阶段。

在大众的传统认知里,职业教育几乎是分数达不到普高线的学生才会选择的被动退路。

而当下,延续多年的升学认知正在发生明显反转:越来越多家庭开始主动向职业教育赛道靠拢,驱使他们作出选择的早已不是“分数不够上不了普高”的无奈,而是对就业确定性的强烈渴求。

叠加产业端技能型人才缺口持续扩大的趋势,以“中本贯通”为代表的新型职教模式恰好踩中了市场与家庭的双重核心需求——它既通过7年定向培养让学生掌握扎实的核心职业技能,又能让其在毕业时拿到受认可的全日制本科文凭,形成了“技能+学历”的双重保障,直接指向稳定就业的核心目标,这也正是它从众多升学路径中脱颖而出、受到热捧的根本原因。

对比传统升学路径,“中本贯通”的学习压力确实要平缓不少,学生不用长时间困在题海战术里反复刷题。这对应试能力相对薄弱但动手实践能力突出的学生来说,是一条性价比很高的差异化升学路径。

中职教育从早鲜有人问津,到如今热度持续攀升,甚至吸引越来越多中考高考考生主动弃普高选

“中本贯通”,足见职教的发展潜力远超大众传统认知。大众并非天然对职业教育抱有偏见,许多家庭倾向选择常规升学赛道,其根源在于过去不少职业学校存在“有教无职”的痛点:技能培养和产业需求严重脱节,学生在校期间未能掌握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实用技能,毕业后在就业市场毫无优势,“职”与“教”长期处于“两张皮”的脱节状态。

如果各地在办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创新、就业保障落地等环节持续发力,给家长和学生实打实的信心,用可感知的就业确定性打消他们的顾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可能大幅提升,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升学选择中主动“用脚投票”。

也应看到,“中本贯通”绝不是“一考躺赢”。升学阶段的应试压力降低,不代表职业技能的学习可以放松懈怠,项目设置的转段考试本身就有明确的考核门槛,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升入本科阶段。更值得家庭提前考量的是,“中本贯通”采用7年长周期学制,入学时选定的专业后续很难调整,而初中毕业生大多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规划,很难保证在这7年的学习周期里,对当初选定的专业始终保持足够的专注度。同时7年的时间跨度里,当下的热门专业也可能随着产业迭代出现市场需求收缩的风险,存在一定的就业不确定性。

因此,家庭在决策是否选择“中本贯通”时,不能只盯着“稳拿本科文凭”“就业有保障”这些显性收益,更要充分结合孩子的学习特点、兴趣方向进行判断,切勿盲目跟风填坑报热门项目;选择专业时也不能只看当下的行业冷热,要提前做好未来几年的产业趋势预判,优先选择适配未来长期市场需求的方向,最大化提升毕业后的就业稳定性。



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今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推动科学教育跳出“纸上谈兵”的传统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指南》划出清晰底线:不新增总课时、不增设纸笔考试。这也恰恰点明:科学教育的“加法”,绝非课时、作业、考试的简单叠加,而是聚焦实践探究的育人内涵增量。

“做中学”落地的三道必答题

守护好奇心,提出真问题

□冯海燕

《指南》释放的最深刻信号,并非单纯强调“动手操作”,而是将“提出真问题”明确置于科学探究全链条的起点,精准点出了当前国内科学教育的核心痛点:不少学生能熟练背诵科学原理、按标准化流程完成演示实验,却很难从身边的日常场景里主动发现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真问题。

孩子天生充满奇思妙想。追问“十万个为什么”的好奇心本是科学素养最珍贵的萌芽,但这份好奇心总在不自觉中被消磨:要么是家长“长大后就知道了”的随口搪塞,要么是课堂上“预设知识点、锁定标准答案”的教学惯性。雨后路面为何长青苔、人老为何长白发、家里绿植为何总有黄叶……这些从生活里冒出来的鲜活疑问,在追求标准答案的课堂上往往没有立足空间。学生看似在思考,实则只是在向教师提前设定的结论靠拢。久而久之,科学学习彻底和真实世界脱节,学生能轻松应付考试,却

慢慢丧失了观察生活、主动发现问题的本能。

“做中学”的核心变革,是推动科学学习从书本走向广阔现实场景。在AI能秒答各类知识性问题的当下,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远比记住标准答案更有价值。AI擅长解答已知问题,但“判断什么问题值得解决”的洞察力恰恰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也是未来创新人才的核心底色——人类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能从纷繁现实中识别真问题、敢于挑战既有假设的开拓者。《指南》提出的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六大探究主题,全部指向真实生活情境,而非教辅里的虚构习题,旨在让学生真正从知识接收者转变为问题的发现者和答案的探寻者。

《指南》明确的“不新增课时、不增设纸笔考试”制度设计,为守护学生的真问题意识筑牢了制度屏障,从根源上避免“做中学”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刷题,或是固化僵化的探究模板。而评价不再紧盯结论对错,转而聚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核心素养,这正是科学教育“做加法”的真正指向。

补齐资源短板,弥合城乡差距

□何 勇

推进“做中学”,教师无疑是第一核心资源。对照《指南》的明确要求,教师不能再把探究过程简化成按步骤走的标准化实验,而是要带领学生走完“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进—分享反思”的完整探究链条,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

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从近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配置的相关统计结果来看,小学科学专任教师队伍建设仍有不小提升空间,校际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不少教师缺乏相关专业背景支撑,高学历专业人才缺口明显。如果教师自身都没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甚至不能独立完成完整实验,便很难独立带领学生走完规范的科学探究全流程。师资队伍的数量缺口与专业短板,正是“做中学”落地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关。

比师资缺口更棘手、更隐蔽的短板,是科学教育的硬件配套。《指南》提出要强化社会协同,鼓励

学校联合科技馆、高校实验室等公共资源开展探究实践。但对广大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校而言,可对接的社会资源本就十分有限,“做中学”只能依托学校自身的实验条件。从基层一线的调研反馈来看,不少小学没有专职实验员,部分学校连一间像样的科学实验室都没有,即便是配有实验室的学校在教学中也常遇到设备不足、损坏难以及时更换、耗材供应跟不上等现实难题。

当城区学生能常态化走进科技馆完成长周期探究项目时,不少乡村学生连基础实验场地都难以保障——硬件资源的差距正在悄然拉开城乡学生科学素养的起跑线。当“做中学”成为全国统一的教学要求,若一些学校连基本的实验器材都配不齐,如何支撑学生动手探究?当务之急是配齐专任科学教师,补上专职实验员缺口,更新迭代实验设备,绝不能让资源短板拖住改革的后腿,这既关乎“做中学”理念的真正落地,更关乎每一个学生平等动手探索科学的基本权利。



漫画快评

别让“行走的作业”挤占童年时光

临近开学,社交平台上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好的暑假作业,甚至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这种行为背后,是挥之不去的成才焦虑——不少家长生怕孩子假期“掉队”,硬生生把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连出游也成了“换个地方写作业”。别让学生的暑假记忆,被无时无刻赶作业的惶恐和狼狽填满。成长本就需要留白。给假期松绑,为学生留一点喘息的缝隙,他们才能走得更稳、飞得更高。

(王 铎 绘)



一线声音

□陈宏卫

近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小学生课间玩耍意外受伤、学校无责的典型案例,引发社会热议。实际上,校园安全纠纷长期以来陷入“学生在校受伤,学校必担责”的误区,学校成为无限责任主体,以致出现学校怕上体育课、限制课外活动时间等现象。

此案例通过厘清侵权责任边界,以法治为学校松绑、为教育撑腰。

其一,明晰学校侵权责任边界。在此前的不少校园安全纠纷中,一些地方忽视意外事件的客观性,陷入“偏向弱者有理”的裁判误区,导致部分学校承担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责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至一千二百零一条规定了未成年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归责原则,明确学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教育管理失职。该案例合理地区分了过错责任与突发风险,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认定责任范围。

其二,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校园安全的核心是主动防范、积极管理。学校的责任是全力做好安全教育,最大限度规避安全风险,而不需要为意外全额买单。该案例表明,学校的责任是履职约束,而不是无底线的保障。只要学校已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即便出现意外情况,也无须承担不合理责任。

其三,推动家校转向协同共治。校园安全没有绝对的零风险,校园活动中难免出现突发意外。事实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学校与家长的共同目标。该案例的发布,让家长理性认知校园安全中的客观风险,促进家长摒弃“出事必追责学校”的不良认知。

法治定分止争,更指引未来。这一典型案例也为家校双方、校园安全治理划定行动准则。对学校而言,免责不等于卸责,松绑不等于放松。学校仍需坚守校园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学校不必因畏惧追责而禁锢学生天性、压缩学

生活动空间,应敢于放手,进而让学生拥有自由舒展的课间时光。

对家长而言,应树立科学的安全育人理念。要主动引导孩子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规范自身行为,培养其风险防范能力和规则意识。要理性看待校园突发意外,尊重司法裁判和学校管理,以包容理性的心态配合学校育人工作。

家校双方可充分利用保险机制为未成年人安全提供更多保障。学校按规定常态化投保校方责任险,补齐校园公共安全保障短板。家长可根据自身需求自愿为孩子投保学生平安险,分散意外风险损失。双方可通过这类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为校园安全兜底,以最大程度减少意外事件带来的矛盾纠纷。

课间是学生成长的鲜活瞬间,是校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的介入,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也厘清权责边界。唯有法治护航、学校尽责、家校协同,才能让校园既有安全底线,又有教育温度。